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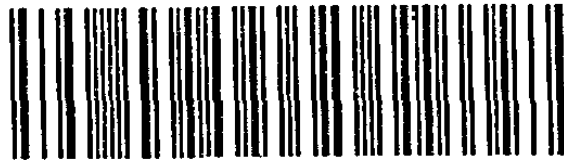
鬼與人之心

胡也頻著



上海

開明書店



3 0614 2375 6

目錄

| | |
|-------------|-----|
| 鬼與人心····· | 一一 |
| 瓦匠之家····· | 五一 |
| 灑了雨的蓓蕾····· | 七七 |
| 狂人····· | 一一三 |

854.6
216-8
2

心 人 與 鬼

——劇幕兩——

(期星個一約離距的間時)

A. 20516

登場人物

唐其濤……………財政機關的職員，年三十。

孟素棠……………其濤之妻，年二十五。

崔令言……………其濤之同事，年相全。

魏初敏……………其濤之同事，年相全。

蔡秀英……………素棠之女同學，年二十六。

王嬭嬭……北京式女人，年三十八。

年代：

西曆一九二七。

地點：

北京城內。

第一幕 唐其濤之家裏

佈景：

兩間房子。前一間爲客廳兼辦事室，中置平常之桌椅衣架及書架等類；左邊有一門，通外面。後一間爲臥室，斜角放一床，有帳，床頭邊放一茶几，几上有洋燭茶杯及藥罐等物。兩室乃用北京式之紙隔扇分開者，中留一小門，垂着白布簾子。幕開時，唐其濤躺在客廳之籐椅上，無力頹喪，顯然是一個病人的樣子。孟素棠坐其身旁。時在

春末之下午，近於黃昏。

其濤

（臉朝她）今天是星期日，對不對？

素棠

（放下報，看他。）對。

其濤

那末，你今夜可以在家裏，不去教課。

素棠

不。我還得教課去，因為說明的星期日不放假。

其濤

真是把你苦透了，半夜裏還得從西城跑回東城來！我這個病真是累人不輕！

素棠

這有什麼要緊！難道你還和我客氣麼？只要你好生的把病養好，我就是辛苦一點，也是很快樂的。教書並不會怎樣的辛苦……

其濤

隨你怎樣說，我的心裏總覺得你是太苦。

素棠 不要這樣說！我不是全靠你生活麼？你的病也多半是因爲這樣才發

生的。我很早就想到分擔你的經濟責任，免你一個人勞苦；現在我得

到職業了——雖然是家庭教師——但也可以使你少擔憂些，什麼

米又快完啦，煤又沒有啦，蔬菜又漲價啦……種種使你苦惱的事。

其濤 可恨是不發薪水，索薪大會也無用。不然，就我的每月薪水，拿做家用，

我們倆平平的生活，也就夠了。

素棠 所以，我去當家庭教師，是應該的。

其濤 不過，鐘點太多，連星期日也不休息，還須教到半夜，到底是苦事。

素棠 我不覺得苦……

其濤 爲什麼？

素棠 (微睨而淺笑) 爲…… (低聲) 爲一個愛人的病

其濤 (快樂的笑) 你……你來, 你來! (作欲吻狀)

素棠 (猜透其含意) 你先說, 做什麼事?

其濤 你來, 自然有話和你說。

素棠 (想起) 噲呀, 你的藥還沒有喫。怕已冷了! (走到身後的桌上, 拿了一杯藥, 嘗試一下) 還好, 還沒有十分冷, 你喫下去吧。

其濤 (喫藥) 我已經沒有什麼病, 這種藥可以不喫了, 儘喫這樣貴的藥真不合算。

素棠 這是補藥, 多喫一點, 總是有益的。

其濤 一天三塊錢給藥費, 你得做三天的苦工, 我却不忍心。

素棠 錢能算什麼病？是要緊的！我教書並不覺得苦，我祇覺得是幸福！你想，

一個女人能賺錢，去賺錢又因為是她愛人的治病。宇宙間有比這樣更快樂，更幸福，更可以驕傲的事麼？

其濤 （放下藥杯，吻素棠的手。）

（兩人緘默了少頃）

素棠 你的病好了，我就是一個完全幸福的人……

其濤 （仰起頭）我已經沒有多少病。

素棠 不過，也得好生的保養，因為你的身體本來就不強，經這一病更弱了。

其濤 你放心。（又吻）

（門外響起打門聲音）

素棠 我當然放心……你聽，好像有人在打門。

其濤 真的。（以眼光呆望，欲再吻狀。）

素棠 得了。讓我開門去……誰？（開了門，見是秀英，驚喜。）啊啊！是你，你什麼時候到了北京？

秀英 （進來）兩點半鐘才到的。

素棠 （介紹）這是我的舊同學，很好的朋友，密司蔡秀英。這……這就是密司特唐。

秀英 （向唐點首）不要客氣，你就這樣躺着吧。

其濤 （欲起又躺下）密司蔡路上很辛苦吧？

秀英 還好。謝謝你！（坐素棠側面椅上）

素棠 前幾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快要來，可是總不見。你不是說第二天就會動身麼？

秀英 本來是；但臨時又給一點事情絆住了，遲了兩天。我想你一定盼望得焦急，是不是？

素棠 可不是！我們已經三年多沒有見面了。並且別後的情形都大變；我還聽說你……我心裏很不安……你現在怎麼這樣瘦？到底你們怎麼一回事？我所聽說的都不一樣，你來信也不肯說明，可把我悶得要死。（帶點憤慨）有什麼說頭！橫直在這個世界上，被人戀愛的是女人，被人擯棄的是女人，到結果一切的過錯也都是屬於女人，總而言之，女人是該死就完了！

素棠 我想你應該把這件事忘卻，不要太糟蹋自己。我聽說，你常常不顧命

的喝酒，是不是？

秀英 喝酒就是想忘卻這件事！

素棠 這不是好方法。我以為還是努力好，多讀一點書……

秀英 什麼？多讀一點書？讀書，這有什麼用處？

素棠 至少比喝酒會好些。

秀英 我沒有那樣靜心情。讀書不能使我忘卻我所要忘卻的事，並且我還

要生活……

素棠 （低頭沉思）

秀英 得了！我們不說這件事。（略頓）素棠！你們很幸福，是我應當為你們

慶賀的。

素棠

（仰起頭）還好……（微笑）

秀英

密司特唐的病還沒有全好麼？

素棠

現在已沒有什麼病，就是身體還虛弱，須要保養。（轉過臉看唐，見其

欲睡狀，遂喚。）其濤！你到裏面睡去吧。

其濤

（張開眼）沒有睡，祇是身體有點倦。

素棠

你還是進去睡，這裏怕着涼。

其濤

好吧。（站起，向蔡。）對不起你，密司蔡。

秀英

呵，不要客氣，我也不是外人！

素棠

慢點，讓我扶你去。

其濤 不用扶，我自己會走的。你還上課去不去？

素棠 不去了。（眼光看唐走進房子）

秀英 （低聲些）你讚美你們的生活麼？

素棠 （遲疑少頃）我沒有這樣想過。

秀英 這是應該想一想的，無論我們的生活是甜還是苦。要不然，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怎樣地生活着，和生活是什麼意義。

素棠 我覺得我愛他，一切都很平和，都很快樂。

秀英 但願密司特唐是例外，是一個真愛女人的男人！

素棠 你爲什麼這樣想？

秀英 因爲我否認男人的愛，並且還斷定男人沒有愛。男人有的是自私，殘

暴虛偽；男人的愛是獸性的；慾；男人對於女人是和名譽那樣的一種需要，或說是像打球，吸煙，和其餘的嗜好一般的玩弄……

素棠 不要這樣的憤慨了……

秀英 我說過，但願密司特唐是個例外。

素棠 那末，你是抱着獨身主義了。

秀英 在我高興的時候，或者也會學男人『愛』女人那樣的去『愛』男人。

素棠 所以，你就離開那個窮鄉村……

秀英 不！我來北京，是完全爲物質生活的。

素棠 什麼？你來北京找事做麼？

秀英 不錯，這有什麼驚奇的？

素棠 我的天！這樣的北京城有事給你做麼？

秀英 總會有吧；我沒有很高的希望，我祇想活得過去就算了。

素棠 不成！不成！你趕快不要作這個希望！你越想越會失望，越會痛惡這個世界的！

秀英 我不信這樣大的北京城，會沒有一點事給我做。

素棠 你要做什麼事？

秀英 不管什麼事我都做。

素棠 我想你不願做我現在所做的事！

秀英 你真瞎說！你願做的事，難道我還不願做麼？你是說我不能做，是不是？

素棠 我做的事，凡是女人都能做，你自然也能做，祇是你不願做。

秀英 你現在不是當家庭教師麼？這不是一件羞辱的事！

素棠 （帶點憤慨）家庭教師，呸！什麼事都沒有女人的份，祇有這樣的家庭教師！我一聽這個名詞就心惡，恨不得把牠捏死才好。

秀英 你說我不願做，就是這個意思麼？

素棠 不是，絕對的不是！

秀英 那末——

素棠 我是說，當家庭教師也不容易！

秀英 從大學畢業出來，難道連家庭教師都當不下？

素棠 當然當得下。不過你得另外有本領，會應酬，會說趣話，會和男人混……

……並且你還要生得漂亮，至少會風騷！

秀英

豈有此理！你簡直是瞎說！

素棠

豈有此理？然而這社會裏面偏偏有這個『理』，你又怎麼樣呢？

秀英

我不信。

素棠

不信也隨你，總而言之，假使你要想當家庭教師，至少是家庭教師，你

得有那樣的種種本事！

秀英

得了得了，我不信。

素棠

你不信？好！那末你得在家裏挨餓，別想去做什麼事，來生活。

秀英

那末你也有那樣的種種本事？

素棠

不！我沒有。

秀英 你沒有？你沒有？你沒有？爲什麼也當上家庭教師？這不是證明你的話是瞎說？

素棠 不要忙我……（低聲）我不是當家庭教師。

秀英 （疑）怎麼你不是——密司特唐不是曾問你，今晚去不去上課麼？

素棠 所以，我說你不願做我現在所做的事。

秀英 你到底做的是什麼事？

素棠 （默然。走到秀英身旁，向其耳邊低聲說，說完又歸坐於原位，現出自然的。）

秀英 （驚奇）什麼！什麼！你……你……你做的是這樣的事？

素棠 當然是（冷笑）騙你有什麼用處呢？

秀英 我的天！

素棠 | 不要替我難過！在這個社會裏面，沒有錢，沒有勢，既不能做土匪，又不

秀英 | 願厚着臉皮賣風騷，和男子們鬼混，這樣的女人就千該萬該的該死！
我不贊成你去做那樣的事！假使沒有飯喫……

素棠 | 其實，做那樣的事却是好——

秀英 | 好什麼！

素棠 | 你以為像一種女人，臉兒粉得白白，眼睛畫得黑黑，唇兒抹得紅紅，婀娜着身段去跳舞，去滿足男人的肉感，是比這個會好麼？

秀英 | 我沒有這樣想。我是說，你不應該做那樣的事。你是——

素棠 | 我是……我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一個學士，對不對？

秀英 | 對了。

素棠 然而大學畢業生也得喫飯，學士變不得金錢……

秀英 總而言之，我不贊成你去做那樣的事！

素棠 我們不願欺騙自己，去和男人厮混，那末，我們祇有去做那樣的事，是又痛快又乾脆。

秀英 其實還不止和男人是厮混。

素棠 當然是又痛快又乾脆；因為他為的是發洩性慾，我為的是金錢！

秀英 我的天！

素棠 你不要替我難過！做那樣的事却也是我的幸福。

秀英 什麼？是你的幸福？

素棠 對了，是我的幸福！第一，做那樣的事比任何的事都好，都無須敷衍，防

秀英

患，關心，是坦白而且無愧的。第二，我……（微笑）我爲的是其濤的治病。啊啊！

素棠

（爽然的笑）你說我做那樣的事好不好？我是幸福不是？

秀英

你要我稱讚好麼？

素棠

我自己快樂就夠了！

秀英

（低下頭，想。）

素棠

你在想什麼？你以爲我這樣的感覺，是我的錯誤麼？

秀英

（仰起頭，靜默，忠誠的樣子。）但願你的命運不像我，而密司特唐是一個真愛女人的男人！

素棠 你又發感慨了。

秀英 我祇是……祇是很替你擔憂！

素棠 你放心，那是絕對不會有的事！

秀英 你的犧牲太大了。

素棠 不能算是犧牲……因為其濤太辛苦，我是應該減輕一點他經濟的擔負。

秀英 好吧，但願人間有真正的幸福……

素棠 你不應該這樣悲觀！

秀英 我沒有悲觀，這祇是我對於人生的認識。

素棠 你想一想快樂不好麼？

秀英 然而事實太慘酷了，我沒有法子去忘掉牠。（稍頓）得了，不說這些

話了！我問你，你今晚還『上課去不去？』（帶點戲謔的笑）

素棠 （會意的笑）你在這裏，我就不去。

秀英 你還是去吧。

素棠 急什麼？我不去是不要緊的。

秀英 我還有別的事，明天再來吧。（站起）

素棠 你不要因為我……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秀英 暫住在密司楊那裏，好，明天再來！（下）

素棠 （送了秀英轉來，拉開簾子，側身站在門邊，見其濤正在熟睡，輕聲地喚他，臉上浮現着快樂的笑意。幕隨着徐下。）

第二幕 西城某胡同第三號

佈景：

北京式北房三間。其一爲臥室；餘兩間打通爲客廳，廳中陳設很簡單，約桌椅衣架等物，俱是賤值而半舊的。幕開時，唐其濤，崔令言，魏初敏等走到客廳中，現快樂樣子，嘻笑着，脫下帽子放到衣架上，各就坐。時在半夜。

其濤

這個地方，你們來過沒有？

令言 我還不知道。

初敏 可不是，看這樣朱紅大門，也像什麼闊人的公館。

令言 其濤！你怎麼知道這裏也是——？

其濤 那是小楊介紹的。現在，我可要成了個老客。

初敏 從前你爲什麼不說呢？

其濤 從前我不知道你也常走這道兒。

令言 脚色怎麼樣？

其濤 當然好！

初敏 比起太僕寺街那家呢？

其濤 要是比起來……（笑）那家的是窩窩頭，這家的是雞蛋糕。

初敏 得了，替人家吹牛何苦來。

其濤 誰不信，誰就活該。

令言 其濤大約說實話，否則我們已經在這裏，他會露馬脚。

其濤 對了。

初敏 有多少個？

其濤 (得意狀) 你要多少就多少。

初敏 你總是愛誇大。

令言 脚色好且多，這未免使人難相信。

其濤 不信也隨你！其實，我撒謊有什麼意思？

令言 真的是這樣，那末，初敏，你以後不要到東城去，就在這兒揀一個。

初敏 你呢？

令言 假使……我自然也是這樣辦。

其濤 (快樂) 好吧……我們也來個三角同盟！

初敏 哈哈(得意)『我本是臥龍岡……』

令言 (得意的笑)『散澹的人……』達達達達寬……(作手式)

(王嬭嬭奉茶具上)

嬭嬭 (堆下笑臉)唐先生，您好！您一向都沒有來……(送茶)

其濤 對了。因為病——

嬭嬭 真是！唐先生的身體比以前瘦了好些……現在都好了吧？

其濤 (點頭)你們也好吧？

嬖嬖 好說！我們全很好……呵，這兩位先生貴姓呀？

其濤 這位姓崔，那位姓魏。

嬖嬖 啊啊！崔先生，魏先生，您好！

初敏 唔……你這裏很熱鬧吧？

嬖嬖 倒也不冷落。自然，那是要諸位先生們來關照。

令言 是你一個人獨幹麼？

嬖嬖 好說！我不過是靠一點賞錢，還得先生們賞面子，其餘就是和小姐們

作五分之二分……

初敏 你認識的有多少人？

嬖嬖 倒不多，有二十來位，却全是學堂裏的。因為這裏的開銷大，來的又是

先生們，所以像別處那樣的……就難幹下去。

令言 全是女學生，不很確實吧。

嬖嬖 確實！這不能夠撒謊，你問唐先生就知道。你瞧，她們會說英國話，法國話，還有東洋話……不是學堂裏的，能夠這樣麼？——啊，我還沒有拿

烟哩……（下）

初敏 全是女學生，對麼？（向其濤）

其濤 不全是，但也有幾個……

令言 我怕假冒。

其濤 那裏是假冒！有一個我清清白白認得是C.V.中學的……並且在我的眼裏，就是假冒也不行。

初敏 得了。你總是不花錢的在口頭登廣告。

其濤 真不信，我們就打一個賭！

初敏 賭什麼？

其濤 你要賭什麼就什麼。

令言 賭喫兩斤麵。

初敏 好。

其濤 那末，你得預備一部棺材，

初敏 幹什麼？

其濤 因爲兩斤麵，會把你塞死，無疑的。

初敏 我却爲你擔憂……

（王嬈嬈拿三砲台香烟上）

嬈嬈（擡着火柴，把香烟分送。）唐先生，你一向沒有來，我們這裏又來了一個新小姐，是特別出衆的。

其濤 啊……這應當恭喜你。

嬈嬈 好說！這位小姐真年輕，看去也像十六七歲的姑娘，又漂亮，像畫圖上面的，心情又溫和……

其濤 唔（想）

嬈嬈 你一看見她，（笑）不是我撒謊，唐先生，你就……

其濤 唔……你說什麼？

嬈嬈 你……你就會相信我的話。

其濤 我知道，你不會撒謊。

嬖嬖 可不是那末……（以笑示意）

其濤 我今夜就要她……行麼？

嬖嬖 當然行！今天可真是湊巧，這位小姐剛剛來，本來是問我替她定做的
那鞋子，可是我把她留下了祇要……那當然就行。

其濤 好吧。

嬖嬖 不過——

其濤 有什麼事？

嬖嬖 沒有什麼事。不過，這位小姐雖說不計較錢，但是她不願意和別人一
樣，所以——

其濤 這不要緊。

嬖嬖 並且，她來時，她還不願意有別人在這裏。

其濤 這也不要。緊橫直這兩位先生，也要你請兩位好點的……

嬖嬖 謝謝您！……不是我誇口，這裏就沒有壞的。

其濤 我知道。

嬖嬖 那末——

初敏 慢點吧。

令言 對了，我也得想一想。

嬖嬖 您放心！唐先生是熟人，我決定不會使您先生不滿意。

初敏 倒底要好一點的。

嬖嬖 那自然。

令言 好吧。

嬖嬖 那末，請您二位到廂房去，這裏讓唐先生……

初敏 好吧。（向其濤）再見！

（王嬖嬖引崔令言與魏初敏下。）

其濤 再見！（自語般）新小姐……真年輕……畫圖上面的……哈哈！

……（重復的說）

（王嬖嬖上，背後跟着孟素棠。）

嬖嬖 唐先生！

其濤 （仰起頭，一眼瞧見了素棠，驟然臉色變樣，驚詫地發怔。）

素棠

（同時看見了其濤，臉色亦驟然變樣，由紅而青，現出驚慌，惶恐，畏縮，羞恥，和進退兩難的樣子。）

嬖嬖

（見到了其濤和素棠的情形，知有緣故，便由喫驚而呆住，隨着潛步走開，下。）

（場上靜默少頃）

其濤

（漸漸地憤怒，惡狠狠的望着素棠，粗聲的叫。）這是怎樣一回事！這是怎樣一回事。（站起）

素棠

（低頭，默。）

其濤

（粗暴的）你……你怎麼到這裏來？你怎麼到這裏來？

素棠

（默，手緊握着，放在胸前，似制止胸部的顫動。）

其濤 你說！你怎麼到這裏來？你說！

素棠 （全身顫抖）

其濤 （走進）你說！

素棠 （突然跪下，牽其濤之衣，聲淒切）你，你是要原諒……

其濤 什麼？你居然幹這種事！……你怎麼竟這樣不要廉恥！（將素棠的手打下。）

素棠 （低頭）你……你是應當原諒我的呀！

其濤 （堅決）我，原諒你，不能！（吁氣）

素棠 聽我說，我求你的饒恕，好麼？憑我們的恩愛……

其濤 「我們，」不要說了吧！我當不起這樣的一個妻子！

素棠 爲你的快樂，我要向你解釋；其濤，你聽我說，好麼？

其濤 (暴怒) 解釋？！你不是說到西城上課去麼？豈有此理！却偷偷地跑來這裏幹這種事！

素棠 我從前不敢對你說，那是恐怕你……

其濤 我不能再聽你說謊！請你住口！噫！誰知你竟甘這樣的墮落！

素棠 其濤！你不要這樣暴躁！你聽我說，我並沒有說謊，我也不會墮落！

其濤 (冷笑) 對了！(望她訕笑) 我還得崇拜你，讚頌你，豈但原諒！

素棠 你聽我說，這完全是因爲你的病……

其濤 什麼！真是……我不敢當！我沒有這種幸福！(冷笑) 我不配有這樣

好妻子！

素棠 (默哭)

其濤 爲我的病，哼！(坐原處)豈有此理！女人，我現在認識了女人……

(望素棠)不要哭吧，女人的眼淚我已看慣了，你也不必拿眼淚來誘惑來欺騙我對於女人的心已經死去了……

素棠 (突從地上躍起，仰起頭，眼裏充滿着悲憤的強烈的光，不動的看其濤。)你……(聲顫抖)你不能侮辱我！

其濤 什麼？你還配給我侮辱！

素棠 你應當知道你自己！

其濤 不錯，我很知道我自己！

素棠 你呀，哼！

其濤 爲什麼（故意的）我從沒有口裏說是去教課，而暗暗却去賣……

自己的身體！

素棠 就不說是完全因爲你的病……你聽我說，你可以跑到這兒來，我就

不可以也跑到這兒來？

其濤 （窘促）我……（又怒）我真沒有見過你這樣的女人，竟幹出這

種無恥的事！

素棠 （以手握面，悲憤欲絕。）我的天！我的犧牲真太大了！我也成了秀英！

可憐的被男子遺棄和欺騙的秀英！（聲更淒）我不要什麼愛情啊，

我的犧牲太大了！

其濤 （望她冷笑）

素棠

（揩去眼淚，狂笑。）好好！這是我的結局！這也是我的代價……（豪爽地走近其濤身邊，安靜而平和的說。）唐先生！你來這裏是發洩性慾，我來這裏是因為金錢，那末，你有錢，你就進行你的目的吧。

素棠

（駭）你……你說些什麼？你真是……

素棠

（銳聲的狂笑）『你真是……』

（幕下）

瓦匠之家

——獨幕劇——

人物：

王吉順……年四十二，耳稍聾，瓦匠。

王大嫂……吉順之妻，年三十八。

王阿紅……大嫂之女，年十五。

時間：

西曆一九二七年。

地點：

某處的一個僻胡同。

佈
景：

一間粗陋矮小的房子，壁上貼着幾幅古舊的香烟公司的美人畫，和許多零零碎碎的東西；幕後的中間放一個板床，床上用竹竿掛着灰色的帳子，其中花花簇簇地用白紙補着破處；床右邊有一門，通廚房，因時在夜間，廚房裏的器具看不見，黑得像一個深洞；床右邊亦有一門，通外室，閉着。當幕開時，王大嫂坐在床前的一張小桌旁的凳子上，從衣袋裏拿出了約有一百個銅子，在昏黯的煤油燈底下，慢慢地一五一十的數着。

大嫂

（低頭）……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二十五——不對，不對（又從頭數起）一五，一十，十五，三十——又不對！嚇！真是有鬼了！怪不得今天一下場就輸！（自語）我早知道哩，她們倆做眼色，要不是——真是沒有這個道理——三放條子都下地了，並且每人祇有一張牌摸了，新鮮的條子還可以打下來麼？叫她包，說是自己有兩番並且聽牌了……這真氣死人！要不是那樣——哼，弄鬼——那第二張的五餅，我就自摸和了，兩番牌哩！兩番牌哩！並且和了還會起運，輪下莊站起來，只要一番一番的和三牌就夠了。那末……嚇！不怕大洋錢不送過來……

（又數）一五，一十，一十，一十五……總是數不清，隨牠去吧！橫整今

天倒了運，碰上鬼了，——以後賭咒再也不和她們同桌了，一眼就會

看出她們的鬼樣子，不要臉的東西，輸不起錢就莫來！其實錢多着哩，

當婊子一夜就有十來塊！不是好貨再也不和她們打了！缺了脚！我也

寧肯在家裏劈柴火……（將銅子疊到桌上，用大指和食指去量。）

唉！這樣短，怕不及一百吧。真是碰上鬼，輸了塊把錢哩！輸了塊把錢哩！

（廚房裏，忽響起咳嗽之聲。）

輸了塊把錢哩……什麼酒鬼在家麼？（急把銅子放到衣袋裏去。）

那個？！是你麼？（低低聲，）碰上鬼，輸了塊把錢哩！

（從廚房出，帶着睡態，）媽是我呵。（便站到床邊的階處。）

（驚疑，）怎麼還是你？你怎麼躲在家裏？

阿紅
大嫂

阿紅 (擦着眼睛) 我不是『躲』在家裏。

大嫂 你說的什麼？我還在作夢吧？

阿紅 不，不是的！我的夢已經作醒了。媽！我不能受人家虐待，並且——

大嫂 什麼？

阿紅 媽！我不能再受人家的虐待了，並且——

大嫂 那個虐待你？

阿紅 吳家。

大嫂 你一定作夢作癡了！吳家虐待你沒有的事！

阿紅 還不止虐待哩！

大嫂 你真是發癡了！

阿紅 我非常的清醒。媽！難道你忍心我受人家的虐待麼？並且——

大嫂 沒有的事！吳家——

阿紅 你以為吳家——他們是好人家麼？

大嫂 我不信他們會那樣壞。

阿紅 吳太太常常把別的氣發到我身上來，用木棍打我，有的時候還用脚

……

大嫂 那一定是你做錯事了。

阿紅 做錯事？難道所有的事都做錯了麼？她那樣的整天裏找我來發氣？

大嫂 你不要背地裏糟蹋人家。

阿紅 她不虐待我，我也不會這樣說。

大嫂 吳太太待人很寬厚，我是知道的。阿紅，你不要瞎講吧，給我快點走，時候已不早了。

阿紅 我不去！

大嫂 你爲什麼不去？

阿紅 我不能受那樣虐待，並且——

大嫂 沒有的事？

阿紅 你難道看着我給人家打去麼？

大嫂 我知道，什麼人都不會打你。

阿紅 我已經給吳太太打得儘夠了。

大嫂 那是你做錯了事。

阿紅 我沒有——

大嫂 好了！不要再講了！

阿紅 我要告訴你……

大嫂 還是給我快點走吧！遲了，人家便關上門了！

阿紅 我不去！

大嫂 怎麼你不聽你媽的話麼？

阿紅 我不去！

大嫂 你真是發癩了！

阿紅 媽！我索性告訴你並且——吳老爺……他……他對我還不懷好眼……

大嫂 什麼你說的什麼你膽敢這樣瞎講麼？！你這個小妮子，想得好！

阿紅 (欲哭) 我爲什麼瞎講沒有這樣的事，我想得出來麼？

大嫂 得了！哭什麼再不走，人家便要關門了。

阿紅 關門也不管我的事，橫豎我已經不去了！

大嫂 你一定不去麼？

阿紅 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了！

大嫂 好吧……但你不走也得過端陽節。

阿紅 我現在就不去。

大嫂 蠢貨！你不知道端陽節有賞錢麼？

阿紅 我情願不要賞錢。

大嫂 你真是發癩了！

阿紅 就是賞錢，也不過二百——

大嫂 得啦！別瞎講了！

阿紅 你以為有好多？

大嫂 至少總有塊把錢吧。

阿紅 像她那樣的慳吝？

大嫂 我可不相信。

阿紅 你還不相信？難道你不知道我掉了一隻茶杯，她也要我賠償麼？

大嫂 那是原先講明的。

阿紅 這難道不是她的慳吝？

大嫂 別講了……你現在就走吧，還來得及哩，幹過了端陽節……

阿紅 我實在不能忍受那樣的虐待，並且——

大嫂 你一定要幹過端陽節。

阿紅 爲什麼限定要那二百賞錢呢？

大嫂 那天吳太太還給我「抽頭」哩。

阿紅 她給你「抽頭」？媽！我勸你不要想這個吧。

大嫂 爲什麼？

阿紅 我從沒有看見她給人家「抽頭」過。

大嫂 那是她特別對我好了。

阿紅 她特別對你好，爲什麼又那樣虐待我呢？

大嫂 得啦！別多講啦！你總得幹過端陽節。

阿紅 （哭）媽……

大嫂 快點走吧！

阿紅 媽！我……我不去！

大嫂 怎麼你？一定不聽我的話？你一定要打掉我的「抽頭」麼？

阿紅 我害怕……我不能受那樣的虐待！並且——

大嫂 你到底去不去？

阿紅 我……

（在門外，激烈的響起打門和叫門的聲音。）

（向門外，）聽見了！這樣急幹什麼？（低聲，）噫！醉鬼回來了哩！（起

去開門。

吉順 (帶點酒氣進來, 順手關了門, 把負在肩上的鋤頭, 和挾在胳膊下的鐵子, 泥耙, 放到地下。) 你回來很久了麼? (便坐到大嫂斜對面。)

大嫂 一天沒有出去。

吉順 今天的場上很好吧?

大嫂 不是對你說過, 早就戒賭了麼?

吉順 打打牌也是很好的。

大嫂 一個銅子都沒有, 便想賭, 也賭不成呀。

吉順 什麼……一個銅子都沒有? 你不妨說說今天場上怎麼樣……

大嫂 (故意的) 天哩! 什麼時候才給我一點錢——一塊洋錢就夠了, 讓

我打一場牌……

吉順 什麼……何必咧！你有錢，我也不會搶去呀！

大嫂 真的，我心裏常常想，我有塊把錢就好了。因為有點錢，我就能夠買一斤白乾給你喝了。

吉順 什麼……那末，你就把贏來的錢，做一點好事好了！我今天正餓酒哩！

大嫂 （祈禱狀）天哪！我從那裏得到一點錢呢？

吉順 那末，這樣吧，恭喜財神爺跟着你，給我半斤白乾喝，怎樣？

大嫂 我的手沒有摸到牌，差不多兩個月了。

吉順 六兩白乾怎麼樣？

大嫂 有了六兩的錢，我就可以答應你半斤了。

吉順 那末，四兩呢？

大嫂 一兩也不成。

吉順 真的，一兩也不成？（從破衣袋裏，拿出了六個銅子。）那末，你給我八個，合我這裏六個，四兩白乾就成了。

大嫂 （驚異）怎麼，你就剩這六個銅子麼？

吉順 還有錢，也不向你要了。

大嫂 那末，于家給你買瓦的錢，在那裏？

吉順 橫豎有瓦給他就是了。

大嫂 兩塊大洋，難道通通送給成豐酒店去？

吉順 橫豎有瓦給他就是了。

大嫂 | 于家的長工來了好幾次，催你把瓦快買去；昨天他們還來說，如果你

明天不把瓦拿去，他就另叫別人了，你得還他錢。

吉順 | 什麼……橫豎有瓦給他就是了。

大嫂 | 你到底把錢通通喝光了，是不是？

吉順 | 對你說過，橫豎有瓦給他就是了。

大嫂 | 光是嘴巴講是不行的。

吉順 | 得啦！不講這些話吧……喂，說正經的，給我八個銅子，合這裏六個：

大嫂 | 又來了！

吉順 | 這樣，四兩白乾就成了。

大嫂 | 說沒有就是沒有。

吉順 得啦！一個人放大量一點，是有厚福的。

大嫂 （故意的現出悲苦。）我沒有這樣好命運。

吉順 什麼？好了，不要講到這方面了。

大嫂 命運像我這個樣，真是壞到頂了。

吉順 （自語般，）連二兩都不成……

大嫂 儘是纏不清……我還得燒開水去哩，喉嚨都和你講乾了。（站起，走進右門。）

吉順 （自語，）……像這樣的慳吝這個女人……祇有這六個……不成！

阿紅 （從床邊走近桌子。）爸爸！

吉順 （轉過臉）什麼？

阿紅 爸爸！——

吉順 啊……你，你怎麼轉來了？

阿紅 那樣壞人家，我以後不去幫他了。

吉順 什麼……

阿紅 我說的是吳家，我以後不去幫他了。因為我不能受那樣的虐待，並且

吉順 （懶洋洋地）唔！

阿紅 這樣壞人家，真是壞透了。

吉順 唔唔！

阿紅 爸爸！你不忍心我受人家虐待，並且——並且侮辱，是不是？

吉順 唔唔……（自語）再有八個銅子就好了。

阿紅 爸爸！我想你一定贊成我不去幫吳家了。

吉順 贊成！

阿紅 是的。爸爸一定會贊成我。

吉順 （想）你也贊成你的爸爸麼？（故意的現出親愛。）

阿紅 爸爸要我贊成什麼呢？

吉順 喝酒！

阿紅 這有什麼要緊。

吉順 那末——

阿紅 爸爸喝一點酒是不要緊的。

吉順 對了。那末——

阿紅 因為爸爸有年紀了，並且要作工。

吉順 對了！

阿紅 我看見爸爸辛辛苦苦地作工，我心裏就難過。

吉順 對了！

阿紅 我想爸爸一定不忍心我受人家的虐待了！

吉順 什麼……那末——那末你請爸爸喝一斤白乾好了。

阿紅 但是，爸爸，我可惜沒有錢！

吉順 什麼……你也沒有錢？

阿紅 是的，我沒有錢。

吉順 你的月資呢？

阿紅 月資麼？我一個月祇有三百個銅子。

吉順 那就夠買十斤白乾了。

阿紅 可是——除了賠償，就剩不許多了。

吉順 什麼……

阿紅 因為失落或是打碎了一個飯碗，得賠十個銅子；碰缺了口哩，得賠五個……

吉順 什麼？

阿紅 壞了一雙筷子，得賠四個……並且聽錯了話，和忘做了事，也都得扣錢，什麼這是說什麼？

吉順 什麼這是說什麼？

阿紅 這樣的，一個月就剩不許多了。

吉順 什麼？……那末，就把剩下的——

阿紅 剩下的還得買吳太太的破小衣。

吉順 什麼？……你爲什麼要買呢？

阿紅 她強我買，不買不成！

吉順 那裏有這種事！

阿紅 可不是所以這樣壞人家，我決意不去幫他了。

吉順 你幫了三個月，難道一個銅子都沒有？

阿紅 頭個月剩下九十個，第二個月剩下七十六個，都給媽拿去了。

吉順 什麼？……你爲什麼不給爸爸呢？

阿紅 那是媽自己到吳太太面前拿去的。

吉順 那末，這個月的呢？

阿紅 這個月還不到日子哩，我不知道除了賠償，能剩好多。

吉順 總能夠剩一點吧。

阿紅 誰知道！橫豎我不去幫他了。

吉順 那末——不要你一斤，可以吧？

阿紅 現在我一個銅子也沒有。

吉順 你也和你的媽一樣，酷刻我麼？

阿紅 爸爸，我不是這個樣。

吉順 那末，你給半斤白乾好了。

阿紅 我沒有錢。

吉順 你真的連半斤都捨不得給爸爸麼？

阿紅 我不是捨不得，

吉順 那末……六兩好了。

阿紅 爸爸！你還不信我麼？

吉順 六兩白乾只要二十個銅子……

阿紅 我可惜一個也沒有。

吉順 那末……四兩呢？

阿紅 沒有——

吉順 得啦！四兩都不成？

阿紅 實在沒有。

吉順 好吧……你就給我八個，合我這裏六個……

阿紅 我真的一個也沒有。

吉順 八個和六個——

阿紅 我有錢，我難道不想給爸爸麼？我把錢留着有什麼用呢？

（大嫂在廚房裏喊阿紅，阿紅遂進去。接着，隱隱地傳來了爭執，至於咀罵毆打和「我去我去！」的哭聲。）

吉順 （自語般）八個和六個，四兩白乾就成了！八個和六個……
（在響起哭聲，幕便徐徐下。）

灑了雨的蓓蕾

人物

父親……………旅長。

母親……………瞎子。

弟弟……………十三歲小孩。

慧珠……………二十歲女郎，大學生。

江文輝……………大學生，慧珠的戀人，年二十三歲。

使女一

馬弁二

第一幕 一間闊綽的客廳

佈景：

幕開時，母親坐在搖椅上，打着絨線襯衣；慧珠在距離她右邊稍遠的沙發上坐着，癡呆呆地看着六寸長的江文輝的相片。在慧珠的右邊，靠着牆壁，有一架鋼琴。在鋼琴右邊的一張茶几上，放着電話機。

母親

慧兒！（略頓。）慧兒……你在做些什麼呀？

慧珠

（對着相片，）我……在看書。

母親 看什麼書呢？學堂裏的講義麼？

慧珠 （懶洋洋地）不是！

母親 你又生氣了，是不是聽你這樣不耐煩的聲音……（低低歎了一口氣。）這都是媽的眼睛瞎了的不是！要是眼睛還張着，那就好了，譬如——媽看見你在做些什麼，便安心了，何必囉囉嗦嗦的問，使你不快樂！

慧珠 （微笑地親一下相片。）你的眼睛真美！

母親 什麼？你說的是什麼？你說媽的眼睛真美麼？這真是豈有此理！媽的眼睛都瞎了，瞎子的眼睛還會美麼？

慧珠 （想笑，但又制住。）我說的是媽從前的眼睛。媽從前的眼睛不是真

美麼（視一下相片）的確是真美……

母親（現出微笑）啊啊，那真是媽像你這樣的年紀，單單憑這一雙眼睛，——這不是媽不害羞說的話，——好多人都讚美哩，就是你爸爸他也……

慧珠（笑）

母親 我早就料定了你會笑。哈，年青青的姑娘家，這也難怪。不過，你是進過學堂的，並且是大學生了，我想總該開通些吧……（略頓）怎麼，媽這一句話，會使你笑得這樣厲害麼？吃吃吃地。

慧珠（捫着嘴）

母親 得咧！媽從此不說這些話了。（以手招她）你來吧，讓媽摸一摸看，到底

你的臉皮是怎樣薄，來來呀！

慧珠 媽總是找我開玩笑。

母親 這有什麼要緊呢？你便是紅着臉，媽的瞎眼睛也不會看見的。來，到這邊，媽還有別的話要和你說哩！

慧珠 我不來。（又癡呆呆地看着相片。）

母親 來，不要緊，媽要說的是正經話啊！

慧珠 我不……

（使女從右門出，拿着一封極厚的信。）

使女 原來小姐在這裏，怪不得花廳和書房都找不見哩。（轉過臉，）啊，太太也在這裏。

母親 是春蘭麼，有什麼事？

使女 給小姐送信……

慧珠 （急向使女作眼色。）請客片，這又是那個同學來請喫飯了！
母親 這是人家的好意，可不要像這樣不耐煩。

慧珠 （向使女，）你去吧，拿我的名片給送信的，記得麼？
使女 是。

母親 春蘭，少爺回來了，你說我在這裏，不要忘記呀。
使女 是。（下）

母親 那個請你喫飯呢？是那位姓陳的，陳淑貞姊麼？
慧珠 （看信，現着異樣快樂的微笑。）是的。

母親 淑貞姊，那次同你一齊來，她的聲音像你傢極了，可惜媽的眼睛瞎了，

不知她的相貌是怎樣。慧兒，你告訴媽，她的樣子也和你一樣麼？

慧珠

（看信。）

母親

怎麼，你又不說話了？莫是媽的話又講得討厭了，你又生起氣？好，祇要你告訴媽，像與不像，這一句就夠了。唉，這都是瞎了眼睛的壞處。

慧珠

有點像。（懶洋洋地。）

母親

有點像，很好。可是你答應這一句話，你的聲音又帶着不耐煩了，是麼？

慧珠

（低聲地念信）……我是如此的瘋狂，如此的沈醉，如此的深吻着，你那溫柔的，美麗的，和……

母親

多麼好聽呀！可惜媽近來的耳朵也壞多了，稍微低點的聲音就聽不

「慧兒你說些什麼呀？」

慧珠 沒有說什麼，（吻一下信，又將信緊貼到胸上。）

母親 不要瞞我！我曉得哩，你一定是唱歌，要不是媽敢打賭，你要賭什麼就什麼。哈，媽的耳朵還沒有聾哩，不過祇不及先前那樣明晰罷了，你想瞞媽說話，現在可不成呀。

慧珠 是的，沒有說什麼。

母親 你瞧，還想瞞我哩。一個瞎了眼的母親，可要給女兒瞞夠了……

慧珠 你氣我麼？我什麼事都沒有瞞過你呀，媽！

母親 還在說我明明聽你說什麼，『如此的如此的』，你還說沒有說什麼哩。

慧珠 這那里是唱歌。

母親 是唱歌也罷，不是唱歌也罷，橫豎你會這樣說過，便對了。

慧珠 那是書上的。（又從頭看信。）

母親 你還在看書麼？媽真是不懂事，——不過這也是瞎了眼睛的緣故，

——每次在你看書的時候，總是向你囉囉嗦嗦地說鬼話，就攔你的用功。好了，從現在起，你好生的看書吧，媽自己也趕緊把這件襯衣打好，你弟弟明天就要穿哩，唉，人一瞎了眼睛，什麼都算完了。像失散，討厭，鬧笑話，以及種種不好的事情，也就非常容易的做出了，並且自己還不知道哩！——不，這應該說是一切動物的眼睛，要是瞎了，比起死來還更難受哩！

慧珠 媽又生我的氣了。（臉却依舊對信。）

母親 不是，絕對的不是！你不要誤會這個。媽是從你生來到現在，再打一個

賭吧，媽相信自己，一點點小氣也沒有在你身上生過的。你不要誤會這個！

（這時，幕後響着脚步，和小孩喊媽的聲音。）

慧珠 （現着驚惶，匆匆忙忙地把信箋疊上，插入信封裏。）

母親 你聽，是爸爸和弟弟回來了。

慧珠 是的吧……（慌慌張張地，把信放到鋼琴上，把琴蓋關下，又把相片放入胸間的口袋裏。）

（父親攜着弟弟從左邊的門內上。父親是留着法國式鬍子的，身體魁壯，面貌威武。）

弟弟
媽媽！我回來了。

慧珠
（拿過父親的帽子和手杖，）爸爸到那裏去呢？張家伯伯來電話，他說身體不好，今晚怕不能來……（向弟弟，）阿雲，你和爸爸看電影去，是不是？

弟弟
誰說不是你怎麼不在家裏呢？（走到母親身邊，）媽，我告訴你，今天的電影好極了：那個女人真標緻……

父親
小孩子不准說什麼女人，女人！

弟弟
（略頓）媽，我告訴你吧，你喜歡我對你說麼？啊，像那樣從火車上跳到河裏，從河裏又跳到山上……嚇，好極了！

母親
（撫摩弟弟的頭髮，）雲兒，媽是頂喜歡聽這個的，你慢慢地講吧。

父親 怎麼忘記說了，你這個月還考第一名哩？

弟弟 (快樂) 是的，是的！媽，你知道吧，我這個月考取得頭一名哩！

母親 (微笑) 好孩子！爸爸又得買東西來獎你了。

弟弟 媽，我要買一輛腳踏車……

慧珠 要爸爸買一輛小汽車，不更好麼？

弟弟 是的，是的！

父親 等到畢業時候，再買這個……

(使女上)

使女 老爺！

父親 有什麼事？

使女 | 陳家大小姐來看小姐。

母親 | 陳小姐來看你，慧兒，你出去吧。

慧珠 | (現出不願意狀。)

父親 | 儘管出去吧。

(慧珠的眼睛戀戀地望着鋼琴，同使女下。)

母親 | 慧珠這孩子也很用功。

父親 | 好像也還好。

弟弟 | 爸爸，你就買一輛腳踏車吧。

母親 | (笑) 爸爸就買一輛給阿雲吧。

弟弟 | 買一輛給我吧，爸爸！我前天還學了彈鋼琴哩。

父親 啊……你學會了麼？你彈一彈給媽聽：彈得好，爸爸就買腳踏車去。

弟弟 我是剛學的

母親 彈吧，不要緊，爸爸是會買的。

（弟弟開起鋼琴的蓋，却發現了慧珠藏在那裏的信。）

弟弟 誰的信啦。

母親 大約是你姊姊的。

父親 拿給爸爸看。

母親 是陳家大小姐的請客片吧？

父親 這麼厚，（看信。）

母親 那也許是另一封了。

父親（看信，慢慢地現出憤怒。）這怎麼要得！這怎麼要得！（又看下去。）

母親 什麼事？

父親 問我，你不知道麼？真是好女兒！這樣年青，居然偷偷地交上男子了！

母親（驚慌的）什麼？

父親 也講上自由戀愛了！

母親 不會有吧。

（弟弟看父親的臉色憤激，琴也不敢去彈了，呆呆地站着，眼光飄來飄去的望。）

父親 這是一封情書！難道我還冤枉她？真是豈有此理！我根本就不贊成女兒進學堂！什麼解放呀，開通呀，這都是騙人的話！你瞧，這信裏說得何

等混賬呀！那混賬東西，真是來討死了！

母親 怎麼我也一點都不知道呢？

父親 明眼的爸爸都瞞着，瞎眼的母親更不用說了！這東西這樣年青就這樣壞，不打死真要造反了！！

（慧珠歡歡喜喜地跑上。）

慧珠 媽……（見父親手中的信，便驚駭得失了臉色。）

父親 好！你來了！

母親 慧兒，那是你的信麼？

父親 你真會說，但這也不是愛女兒的法子呀！（向慧珠。）你瞧這是什麼信呀！

慧珠 (顫抖着) 這……這……

父親 你們到底怎樣呢? 明明白白地說撒一句謊, 你瞧吧, 祇要你不要命!

慧珠 (顫抖着, 眼眶滿着淚光, 求憐的望着父親)

父親 說呀! 你們認識好久了?

母親 (擔憂的) 慢慢地說吧。

慧珠 兩……兩個……個月……了!

父親 怎麼認識的呢?

慧珠 在……在愛國同志會。

父親 哼! 這樣就通起來信麼? 會過幾次約會?

慧珠 有……有幾次……了!

父親 是他約你，還是你約他呢？

慧珠 多半是他。

父親 那末，你約他的時候也有了。

慧珠 ……………

父親 哼！你這東西竟敢這樣大膽！還有發生過別種事情麼？

慧珠 沒有。

父親 （沈思。）

母親 （一聲一聲的低低歎息。）人一瞎了眼睛，便什麼都算完了！

父親 這封信，他不是還約你明天到榆南公園去麼？！就打電話給他，說你

去，好生的說……哼！

慧珠

（爲難，駭怕，和求憐的樣子。）爸爸……

父親

打去電話在這裏去……好生的約他這混賬東西！

慧珠

（駭怕地怯怯地走去，手腕顫抖地拿上電話機。）東……東……東……東……東

……局……

父親

說快說……

（母親以愁苦的臉色向着慧珠，弟弟也癡呆地望着，幕隨着下。）

第二幕 榆南公園的一部

佈景：

幕開時，慧珠坐在柏樹下的石凳上，低着頭，沈思似的，無聊賴地弄着裙裾。母親在慧珠的左側，坐着，背稍微靠在一塊陡立的崖石上。對着她們倆，父親坐在一個枯樹根做成的凳子上，輕輕地吸着雪茄烟。兩個馬弁，佩着刺刀手鎗，站在他背後。在父親的右側，有一石像；像的後面是假山；山的周圍是密密雜雜的樹林和花草。

父親（放下雪茄烟，吐了氣，像自語一般。）豈有此理！簡直把父母當做傻子看……

母親（憂愁的，）安靜一點吧！像這樣生氣做什麼呢？

父親 做什麼，你說的可真妙！

母親 我的意思，是不要為這一點小事，發這樣大的氣。

父親（冷笑，）哈哈……真是一個好母親！女兒在外面鬧出亂子了，這是好的事情麼？不要發這樣大的氣！世界上的母親，祇有你這個是最好的了！

母親 我並不會袒護女兒！你想，我的眼睛都瞎了，什麼事情都沒有看見的權利了，說話當然也只有說錯的。總而言之，我的耳朵再聾了，或是喉

嚙再啞了，那就隨你們做什麼，鬧什麼，哭也好，笑也好，一切事我都不至於來管呀！（歎了一口氣）唉！要是我的眼睛還張着，這亂子就不會鬧出來了！

父親 得啦！你瞧我，眼睛還張着，不是也給瞞上了麼？

母親 如果你的眼睛也瞎了，那就不會再操這樣的心了！

父親 （怒氣）這真是豈有此理！簡直把父親當做傻子看！（看一下手上的錶，）哼！快到四點鐘了，怎麼影兒都不見呢？（望慧珠，）那個混賬東西，怎麼還不見呢？

慧珠 （憂戚的仰起頭去，）爸爸……我……我不……

父親 你知道麼？（冷笑，）哼，假如通了風，你瞧着吧，看你想活不想活！

慧珠 (又低下頭去) 我……我想是會來。

父親 不來也好! 橫豎還有十分鐘哩。(頭稍偏去) 來!

馬弁 (急站到旅長面前) 着!

父親 還差十分鐘到四點, 你們的錶, 對麼?

馬弁 (同聲) 着!

(旅長微微點一下頭, 馬弁又站到他背後去。)

母親 不要急, 我想是會來的!

父親 那里靠得住! (又看錶) 只差五分鐘了!

母親 你疑, 好像有人向這裏來吧?

(慧珠的身體微微顫抖, 頭無力地仰起, 眼光異樣駭怕的, 怯怯地向

幕後望了一下。

父親（蹙着眉傾聽）是的吧……（馬弁）來！

馬弁着！

父親預備！

馬弁着！

（脚步聲越近了。這時，母親的臉上現出非常的憂愁，臉兒偏來又偏去，似極想看一看她的丈夫和女兒的情形，慧珠的身體顫抖得更厲害了，手還顫顫地弄着裙裾，似要藉某一件東西，來救援她眼前的危險。）

母親（低低聲的）唉，天呀！

父親

（威嚴地向母親，）怎麼？你在祈禱麼？我早就不要你來！（因腳步聲越來越近，便嚴厲的向慧珠，）給我站起來，看去，是的吧？……記着，撒一下謊，小心你的頭壳！……

母親

（低低聲，）天呀！

父親

（向母親，）怎麼樣呢，你？

母親

（急改口氣，並且大聲，）天呀，這可來了哩！

父親

哼……（向慧珠，）站起來，站起來……

（慧珠無可奈何的站起來，眼裏帶着淚光，向幕後看去同時，江文輝從密密樹林裏走到，愉快的笑着，脚步格外加快的向着慧珠走來。江文輝，他穿着西裝，是一個漂亮，大方，善於詞令的人物。）

文輝 (快樂的) 啊啊, 你會等急了把! (慧珠現着爲難, 惶恐的神氣, 默默

地望着文輝。)

父親 是的吧? 是的吧? 說說呀!

慧珠 這……這是……我家父和……和家母。(極駭怕的把手兒握着, 放

在胸上。)

文輝 (驚疑, 但一瞬間復現着穩重。) 啊啊, 真是失敬之極! (急向父親走去, 脫下帽子, 極謙恭有禮的, 和悅的說。) 熊伯伯!

父親 (盛怒,) 你, 你就是 (但見到文輝很有禮貌, 便不自覺的還了一下微微的點頭。)

文輝 (轉過身, 同樣謙恭的。) 熊伯母! (便亭亭的站着, 用異常謙遜的聲

音，並且笑着。）我早就想到貴府上，給伯伯和伯母請安去，但是，一則怕攪擾了伯伯和伯母，二則因學校裏的功課太忙，所以……今天真是榮幸極了，居然遇見到伯伯和伯母……雲弟弟他很好吧。聽說他念書聰明極了。我總掛念着他，他今天怎麼不見來呢？

父親

（怒氣慢慢地低減去，）唔……

文輝

伯伯近來常到這裏玩吧。（見父親不作聲，便急換了話意。）啊啊，前幾天我有到公府日報，知道伯伯已榮陞到第十四師師長了……真是，我失禮極了，還沒有向伯伯和伯母道喜哩！

父親

（怒氣大減，）唔……

文輝

聽說，伯伯已有淮南鎮守使的消息，不知伯伯還願意去麼？

父親（微微地現出笑意了，）現在還說不定。

母親（因聽見父親的聲音突然變成和藹，便也現出意外的歡欣，低聲說。）這可不要緊了哩。（向父親和文輝）你們怎麼把我忘記了？

文輝（啊啊！真是豈有此理！但是，我也不向伯母道歉了，好在伯母決不會怪我的！）

慧珠（現着恐怖的安定，低低吐了一口長氣。）唉……

父親（不要客氣吧，）丟下燃滅了的雪茄煙。）

母親（替文輝答，）這不是客氣，其實一客氣，倒見得疏遠了。

文輝（慧珠姊常常說到伯母真慈愛，真會體貼人，這句話今天可證實了！）

父親（用異樣的眼色望馬弁）來！

馬弁
（會意）着着！（二人互相含意的笑了一笑，便慢慢地走開，下。）

母親
（笑）說那里的話！你倒客氣起來了。

父親
你的台甫就是文輝麼？

文輝
這是學名。

父親
貴處是長沙吧？……有一位江繼烈老先生，他是清末的泰安知府，你知道麼？

文輝
（謙恭的微笑。）他就是我的祖父。

父親
啊啊！（沈思似的捏着鬍鬚。）

母親
那麼，令祖母姓彭了。

文輝
是的。

父親 說起來就親近了！令尊前五年在任上時，我和他是好朋友哩。現在因為道路悠遠，再加我的事情忙，連音訊都隔絕了。他近來很好吧？

文輝 托伯伯的福，他老人家還康健！

母親 令堂和我也很好……她近來也很好吧？

文輝 托伯母的福，她老人家還康健！

母親 好像你有一個姊姊……

文輝 是的。她前年才結婚哩。

父親 (笑) 不要客氣，就這邊坐吧。

母親 怎麼，來了這麼大半天，還是站着麼？

文輝 不要緊。我在學校每天儘坐，都坐懶了，是很須要站站的……啊！慧珠！

姊怎麼半天都不說話呢？

父親 可不是在父母面前就老實了！

母親 慧兒！你父親叫你呀！（略頓）怎麼還不說話麼？

慧珠 （低着頭）我……

父親 （向文輝）慧兒在學校裏也這樣的小姐氣麼？

文輝 倒沒有什麼小姐氣。並且在開會時候，她當主席的時候還多哩！

父親 真應當這樣！女子也是人，爲什麼要比男子差呢？……我是很贊成女

子自立……

文輝 是的。

父親 青年人，幹愛國運動，真對！你們會員有很多吧。

文輝 大約有三百多人。

父親 雖然少，不過還可以慢慢地增加，慢慢地發展。

文輝 是的。

母親 慧兒！你在做什麼呵？來到這邊，我有話和你說哩。

文輝 慧珠姊聽見麼，伯母和你說話呢？

（慧珠還低着頭，怯怯地不言語。）

父親 （向慧珠）你看，自己的好朋友在這裏，連招呼都不會，別給人家太

怠慢了……好吧，橫豎都是自家人，有什麼話都可以儘管說，難道在

父母面前，還須秘密的麼？（向文輝）你們平常見面，也像這樣不說

話麼？

文輝 也不怎樣多談。

母親 可是你給慧兒的信，却寫得很長呀！（笑。）

文輝 （不好意思的，）那……假使給伯伯看見，可要出醜了。文既不通順，字又非常的笨拙……

父親 （微笑，）又客氣了！我是個武人，不很懂文墨；但寫得好字和做得好文章，却也不能瞞過我呀。你何必還客氣呢？

文輝 真的，在伯伯面前，是祇有慚愧了！

母親 慧兒有你這樣的才學，就好了。

文輝 伯母又是過獎了！

父親 得了！不要再客氣了！（向母親，）咱們到那邊去走走吧。

母親
好。

文輝
我想陪伯伯和伯母……

父親
那可不必！你就在這裏玩玩吧，我們一忽兒便會轉來的。（向慧珠）
慧兒你也就在這裏吧。

母親
（臉上充滿着快樂）你們倆就在這裏吧！

（父親攜着母親慢慢地下，最後還轉過臉來笑望一下他們。）

文輝
（愉快的，）慧珠姊！慧珠姊！（站起來，向她走去。）

慧珠
（仰起頭去，）你……天呀！

文輝
（走到她面前，）這，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慧珠
信給父親看見了他……

文輝

慧珠

.....

（又傷心又歡悅的，）你，你好危險呀！（便張開手臂，身體弱弱地躺到文輝的懷裏，文輝急用力抱着，低下臉，慢慢地吻去，幕隨着徐徐地下。）

人 狂

人物

女郎曼麗。

女郎梨娜（曼麗之妹。）

音樂家丹萊。

醫生一。

看護婦一。

第一幕 湖畔

佈景：

時在初秋之深夜，月明如鏡。湖水被月光所射，現出閃閃爍爍的光影，其蕩漾之聲，隱約可聞。在湖之遠處，似飄泊着幾片漁舟之帆。幕開時，曼麗捷步而出，全身縞素，披雪白之輕紗，神態飄逸，但臉上充滿沈鬱之色，立於湖畔，仰望天空。

曼麗

啊啊！你這個媚人的月兒！你是這樣的清澈，這樣的明潔！但是你又這

樣的緘默！我要問你。你這個迷人的醉人的月兒呵，你爲什麼一定要這樣的緘默呢？你一定要這樣的緘默呢？啊啊，你也像我那個不愛我的人他的可愛也像你這樣的明媚！他的可恨也像你這樣的緘默！他的可恨也像你這樣的緘默……

（無語的癡望。）

啊啊，你這個月兒！他在我的世界也像你在這深夜！當我不會見到他，我的世界是黑暗的，混沌的，沒有憎也沒有愛——這就是我的生活，但是我也很安靜！我不知道苦惱，我也不知道憂愁……

（默思。）

啊啊！當我見到他，我的世界突然燦爛了，我彷彿是從夢裏醒來，我看

見了明媚，看見了溫柔，看見了我的生命——那就是愛！是的，那就是愛！那就是認識人生究竟的愛！

（浮現幸福的笑。）

這個使我認識人生究竟的愛就是他……

（稍默，臉色又沈鬱。）

然而他不愛我……

（又稍默，臉色轉入慘澹。）

他是那樣的對我冷酷！是的，他對我的冷酷也像這個月兒——無情，無情，鐵一般的無情啊！在他的眼裏，我真摯熱烈的心祇像街旁的一塊石頭，我酸痛的眼淚祇像夏天的雨點，我的靈魂給他傷害盡了，

我的生命還不如他的一塊珂珂糖……他是這樣的鄙視我純真的處女的愛！

（含憤怒。）

我爲什麼要愛着那樣不愛我的人？

（癡想。）

我應該不愛他！我應該像他那樣的冷酷！

（慘然的浩歎。）

然而我不能，完全的不能！我一點也不能忘記他，甚至於想忘記他，反思念他得更深刻！是的，在我沒有看見他，我就要發狂了！我所有的眼淚都在奔躍，所有的心血都在澎湃……

（微弱的歎息。）

我已成了他的附屬品，做他的一個奴隸了！……我失了自主的力量，我的一切都得由他，他要怎樣，我就得怎樣……天咧！他却不愛我：
……不愛我！

（憤恨。）

無論我的愛是怎樣真摯，怎樣溫柔，怎樣熱烈，便是我跪在他腳前，像罪犯一般哀求他饒恕我心靈的痛苦，他都冷如嚴冬，一點也不變動他的鎮靜……啊啊，他不愛我！

（一陣風兒，把一塊白雲遮住月光，夜景忽然朦朧，湖水之閃爍亦消失。因而曼麗心有所感。）

（異聲的叫。）

月光沒有了……是的，月光被白雲遮住了，黑夜又來了！啊啊，這正是我的命運！這正是我的命運！

（低頭，尋思。）

從前我看見了生命，這生命就是愛，然而現在消失了，被他毀滅了！我保存的祇是這殘痕，使我眼淚去裝飾的殘痕！還有是一個空虛，無窮止的空虛，使我盡力的把悲哀去填補！

（淒涼的歌唱。）

我從前有笑，有淚，

現在我什麼也沒有！

憤恨既替代了我的熱情，

呵，除開死我還有別的羨慕？

（忽似清醒，狀極安靜。）

我不能死！我爲什麼要死呢？死不是愛的原素！死祇是靈魂的崩敗！
那麼，我有愛，狂熱的愛，愛是生命的證明，我爲什麼要死呢？爲了愛我就
要死麼？死不是愛的原素！死更不是愛的結局！

（湖水蕩漾之聲忽高。）

你這湖水！你這樣的呻吟，是作我死的誘惑，還是同情我命運的悲哀
呢？

（堅決的聲音。）

假使你是同情我，謝謝吧，因為我並不可憐，可憐的祇有那些沒有愛的人！我有的，是狂熱的愛，我應當驕傲，我應當比一切都驕傲，我並不可憐！

（忽然悽默。）

雖然他鄙視我的愛……

（慘厲。）

他不愛我；他居然不愛我，他對於我那樣的冷酷啊，他並且還愛上了別人……

（慘黯的憤恨。）

我不能讓我愛的人和別人私語，和別人接吻，和別人擁抱！

（憤恨之聲漸高。）

我愛的人，我要佔有他，我不能讓他給別人佔有去！

（憤怒之聲由高而悲切。）

我要佔有他，然而他不愛我！

（悲切而堅決。）

我不能佔有他，我決定使他也不能……啊啊，我要殺死他，我和他同

死！我和他同死……

（悲絕的暈倒。）

（稍微啞場）

（月光忽露，夜景又顯然。梨娜着黑色之衣裳，驚慌而上，作尋覓狀。）

梨娜

（走到曼麗身邊。）姊姊！姊姊！你怎麼跑到這裏來睡呢？起來吧，（推她，）起來吧，夜氣怪冷的，別着上涼，明天又病了。（又推她，）怎麼睡得這樣甜蜜蜜的？起來吧，起來吧！（連着推她，）

（曼麗稍微甦醒，語音含糊。）

別作夢了，快醒吧，再睡可要生病了。（搖她。）

曼麗

（神志未清，）我為什麼要死呢？死不是愛的原素！死更不是愛的結局！

梨娜

（驚詫，）什麼？說夢話麼？……醒來吧，姊姊，姊姊！

曼麗

我應當做這種命運的最後判決。

梨娜

姊姊！我在這裏……

曼麗 (張開倦眼) 你在這裏做什麼?

梨娜 我來找你。你在這裏睡着了，也不管冷不冷，(想扶她起來) 姊姊，你起來吧!

曼麗 這裏是什麼地方呢?

梨娜 這裏是湖畔，你怎麼自己還不知道……起來吧，着上涼可不是玩的，你看你的病還沒有全好，又這樣任性了!(扶她坐起)

曼麗 啊啊……是的是的，我是在湖畔，然而做什麼我已通通忘記了……我是什麼時候睡在這裏的?

梨娜 我不知道。我走到這裏，你正睡得怪熟哩。(坐下，以身體撐她)

曼麗 啊啊……(蹙眉，現出悠遠的思索)

梨娜 還想什麼？這麼晚了，在這裏真不合宜，怪冷的，起來吧，姊姊，我們回家

去！（欲她站起狀，以兩手托曼麗腋下。）

曼麗 （沈默。）

梨娜 （焦急狀，）你看這夜氣多涼！醫生說你要保養，要安靜，你的病才會

好的……姊姊！你怎麼還不想回去呢？（用力襯扶她。）

曼麗 （從沈默裏漸漸興奮，臉色由疲憊變成憤激，悲淒，怒恨，忽然慘歎一

聲，躺在梨娜身上。）

梨娜 （驚惶而愁鬱，）姊姊！姊姊！你怎麼又這樣了？你不可以這樣！你應當

保重一點！像這樣你的病又要發作了，那是很危險的！

曼麗 （強忍的默哭。）

梨娜

（聲音委婉而低切，）姊姊！你一定要這樣糟蹋你自己麼？假使你把身體全糟蹋了，你想想吧，我能夠獨活在這個世界麼？人家有父母，有兄弟，有親戚，有朋友，然而我們祇有姊妹倆！我們是應當互相保重，互相安慰……姊姊！你想想吧，你應該不應該這樣糟蹋你自己？（歎息，）我們倆真是太孤伶了！姊姊！你保重一點吧，你為我的安寧，你保重一點吧……

曼麗

（止哭，仰起頭，以含淚的眼光望梨娜，狀淒默。）

梨娜

（吻曼麗之額，）冰冷的！（低低歎息，）姊姊，你起來吧！我想你已經受涼了，你的病又要發作了……唉！

曼麗

（聲音低弱，）你真是我的好妹妹！（伸手挽梨娜之頸項，）

梨娜 其實，沒有我，你還不至於這樣姊姊！你從前不是多麼活潑，多麼天真，

多麼快樂的一個人麼？可是，你現在，你全變樣了，變得……這都是我害你！（歎息。）沒有我，你是決不會變成這樣的！

曼麗 （吻梨娜。）妹妹！這不是你的過錯！你不能負這個責任！（又淒默。）

梨娜 不過，假使沒有我，事情當然會異樣的……

曼麗 那祇能怪我們飄泊到這裏來，

梨娜 真的！我們不飄泊到這裏來，我們決不會遇見丹萊，那就什麼事也沒有了！（尋思。）姊姊！那麼，我們離開這個地方，不好麼？

曼麗 （呆望梨娜。）這是你自己的意思麼？

梨娜 （誠懇，）當然！

曼麗 我對你說過，你不能負這個責任，那末你也不能作這個犧牲！

梨娜 那麼，難道我看着你一天比一天的憔悴，一天比一天的瘋狂，一直到
你死的時候麼。

曼麗 (默)

梨娜 (誠懇) 姊姊！你聽我的話吧，我們還是離開這個地方……

曼麗 (淒然) 我不能！

梨娜 爲什麼爲我的緣故麼？

曼麗 我不爲什麼緣故……我祇是不能離開這地方，因爲一離開了這個
地方，我就會死！

梨娜 (欲哭) 你真是太狂熱了！

曼麗 (冷笑。)上帝却單獨嫉妬我這個——

梨娜 你一定不離開……好吧！然而我也決意拒絕丹萊——

曼麗 你拒絕丹萊是什麼意思？

梨娜 他對你太冷酷，太使你痛苦……假使他真摯的愛我，他就不應該對你這樣……

曼麗 (慘然。)我不要你作這個犧牲，妹妹，你作這個犧牲對於我也沒有益！

(曼麗和梨娜俱默。)

(月光又被雲幕掩滅，夜風陣陣吹來，樹葉震索，湖水奔流，劇臺上又朦朧，流蕩着宛似音樂之聲。)

曼麗 (突然昂起頭，作傾聽狀。)

梨娜 (驚異。) 姊姊！你做什麼？

曼麗 (狂喜狀。) 啊啊！這樣神妙的音樂！這樣神妙的音樂！

梨娜 湖水與樹林合奏……

曼麗 (自語般。) 不！不是湖水與樹林合奏！這是丹萊 Violin 的獨奏……

梨娜 明明是湖水……

曼麗 啊啊！(突然站起，瘋狂的奔去。) 丹萊！丹萊！丹萊！

梨娜 (驚慌地站起，追着曼麗。) 姊姊！姊姊！慢點呀，小心跌到湖裏面去！姊

姊……

(幕急下。)

第二幕 病室

佈景：

晨光照在窗上，愈顯得室內的明潔。中置一白色鐵床，床頭畔放一几，上有鮮花一盆。幕開時，曼麗睡在床上，蓋着白色被單，臉和左臂露外面，醫生正在她的頭上換藥，看護婦站其旁，按着藥車。

醫生（換好藥向看護婦。）這頭上的傷並不要緊……但是神經很受傷……心臟也病得更厲害……你小心地看護她，不要讓她暴躁，要安

靜！稍頓，）你去看看她的脈，試試她的熱度……（站到藥車旁，將

車上的幾種藥水調和好了，傾入一個空瓶裏。）

看護 是的。（走到曼麗身邊，試她熱度，看脈。）

曼麗 （低聲的夢語，）神妙的音樂……

看護 （取下熱度表向醫生，）熱度三十九，脈一分鐘共一百二十度。

醫生 （在一張紙上記了看護婦的報告，）好吧……你把這瓶藥水給她

噢。（下。）

看護 （取了藥水，放几上，遂推起藥車到另一室去。臨走以眼光望曼麗一下。）

曼麗 （夢語，）我的心兒迷醉了，我的血流停止了，我的靈魂軟化在琴絃

上面……啊啊！神妙的音樂！神妙的音樂！丹萊，惟有你才能夠彈出這

樣神妙的音樂！別人則不能，無論什麼人都不能！丹萊，你簡直不是一

個人！丹萊，你是一個人間的神！你是音樂的神！你是音樂的神……丹

萊！（臉上浮出笑容。）

看護（進來，）說什麼？（走到曼麗床邊。）

曼麗（語音含糊，）丹萊！丹萊！

看護（取几上之藥，望着曼麗。）

曼麗（忽醒，張開眼，）丹萊……怎麼？你，你是什麼人？這裏是什麼地

方？

看護 我是看護婦，曾看護過你的。這裏是菲旦醫院，你是曾住過的。

曼麗 (似清醒) 我……啊啊！我已知道，我是跌到湖裏——

看護 對了！

曼麗 (以手捫頭上) 我的頭跌傷了麼？

看護 不錯；但是不要緊的。

曼麗 我的妹妹呢？

看護 她回去了…… (看手錶) 大約也快來了，現在將到八點鐘了。

曼麗 我要回去。(作欲起狀)

看護 (阻止她) 不行！你的心臟病又發作了，並且更厲害，醫生說你要安靜，不要暴躁……你快把這瓶的藥水嗅下吧！

曼麗 什麼？又是心臟病麼？真是豈有此理！你這個醫生好像單單知道心臟

病這個名詞！無論什麼病都說是心臟病！並且沒有病也說是心臟病！

看護 他本來是專門於心臟病的。

曼麗 然而我沒有病。（欲起狀。）

看護 要安靜……心臟病是極須要這種安靜的。

曼麗 我不須要。

看護 （無奈何的樣子。）我並不是壓迫你，勉強你安靜，是因為你的病確是須要安靜的。

曼麗 我沒有病……假使我有病，那也不是醫學所能醫好的。

看護 你不信任這個醫生麼？

曼麗 我不能答應你這個……我要走了。

看護 你要走，那也祇好隨你了，但是你要經過醫生的許可，要他簽過字。

曼麗 爲什麼？

看護 這是醫院的規則，每個病人都必須經過這樣。

曼麗 真是可笑的事……（從床上坐起。）

看護 （阻止她。）我有責任，你不能就這樣走去的。

曼麗 （怒氣。）什麼？你有責任？你有什麼責任？

看護 我有看護你的責任。

曼麗 （鄙夷的笑。）你是看護我的病，你沒有管理我的權力。

看護 不過，你這樣走了，我可擔當不起。

曼麗 醫生有這樣大的權力麼？醫生不是替人家醫病的麼？醫生能私遣一

種法律，干涉病人的自由麼？（憤然下床。）醫生沒有統治病人的理由！假使我是個病人，我也是請醫生來治病的，不是把身體賣給醫生……

（曼麗下床來，向外走，看護婦欲阻不敢阻的爲難着。正在這時候，梨娜推門入，曼麗遂止步，看護婦忽現喜色。）

梨娜（癡望曼麗。）姊姊！你到那裏去？

曼麗 回去。

梨娜 你的病沒有發作麼？你祇是頭上受傷麼？

看護 她有病！醫生說她的心臟病比以前更厲害……

曼麗 我沒有病。

梨娜 姊姊！（誠懇狀。）你爲我着想，你也得耐煩一點，你不可以這樣任性，

這樣肆意糟蹋，你難道不可憐我麼？我想你決不會這樣忍心！姊姊！

（以手挽她。）你暫時住在這裏吧……（向看護婦。）謝謝你；你有事儘管去吧，我在這裏是不要緊的。

看護 好吧……但是你要她安靜……（下）

曼麗 妹妹！你爲什麼總是說這樣的話呢？

梨娜 因爲假使你死了，我不能單獨的活在這世界。（挽她走到床邊。）姊

姊，你躺下吧。

曼麗 不，我要走——

梨娜 你一定要把你自已糟蹋到死，才算完事麼？

曼麗 我沒有病。

梨娜 你應相信你有心臟病。（挽她坐在床邊，自站其旁。）

曼麗 就是把我的心臟病醫好，有什麼用呢？

梨娜 把心臟病醫好了再說。

曼麗 醫藥的功效祇能夠在我的身體上。我靈魂的病是永遠沒有救藥的，

（凄然）

梨娜 姊姊你不要想到這方面好麼？

曼麗 這不關於意志的事。

梨娜 那麼，你爲我的安慰，你就保重一點吧。

曼麗 我不能因爲我已經失掉了我自己，我祇是一件別人附屬的東西！我

沒有力量……

梨娜 那末，姊姊，你聽我的話吧，我們還是離開這個地方！

曼麗 我祇能跟着丹萊，他在那裏我也在那裏。

梨娜 你跟着他，祇是使你更痛苦。

曼麗 我愛他，我是他的，他要給我痛苦，我有什麼法子呢？（默。）

梨娜 （尋思，）姊姊！我已經寫信給他——拒絕他了！

曼麗 什麼？你居然做出這樣的事來麼？這真是無意識！

梨娜 那我不管。

曼麗 你不愛他麼？

梨娜 我不能看你這樣痛苦。

曼麗 我早就對你說過，你不應該負這個責任，你也不應該作這個犧牲！

的痛苦，不是因為他愛你，也不是因為他愛了別人，更不是因為你愛他，我祇是因為他不愛我！

梨娜 他不愛你多半是因為愛我的緣故，

曼麗 你不能這樣說。

梨娜 假使沒有我，他也許會愛你。

曼麗 假使他愛我，他愛了你之後還可以愛我的；那末，他不愛我，是不關你的事，也不關任何人的事！原因祇是我不能使他愛，或者是沒有使他覺得可愛的地方，所以他不愛我！（慘然低下頭。）

梨娜 他愛我，他真不應當對你那樣的冷酷……

曼麗 不說這個了，我們走吧。

梨娜 你又想走麼？

曼麗 本來……假使你不來，我早就走了。

梨娜 我不能讓你走……姊姊！你應當安靜一點，把病醫好了

曼麗 我住在這裏比什麼都難受，比什麼都苦惱。妹妹！你爲什麼限定要我住在這裏呢？

梨娜 你有病——

曼麗 你爲什麼斤斤地計較這個病，一點也不想到我的痛苦呢？

梨娜 這個病是很危險的。

曼麗 我沒有危險！危險在我的心上也有地位！假使有危險，我要出去，這就

是脫離我的危險妹妹，你不要管我，讓我走吧！

梨娜

（爲難）我實在願望你能夠好生地醫病……

（醫生和看護婦推門入）

醫生

（向梨娜）她的心臟病很不輕，現在正是危險的時期，你應當和她說，要她安安靜靜地在這裏，讓醫藥慢慢地發生功效。

梨娜

（誠懇的望曼麗）姊姊！

曼麗

（堅決的聲音）我沒有病！就是我有病，我也不願意醫，並且醫不醫是在我，別人沒有干涉的權力！

醫生

你的病實在是不輕……我是爲你的安全設想，所以才希望你好好的醫治。

曼麗 謝謝你吧……但是我要走了。（挽梨娜，作欲走狀。）

醫生 假使你自己要走，別人當然不能阻止，那就隨你好。

梨娜 （誠懇欲哭。）姊姊！你還是——

曼麗 不在這裏，我的靈魂等於受火烤！

（曼麗揮梨娜走去，醫生和看護婦同以異樣的眼光望着她們。）

（幕徐徐地下。）

第三幕 山上

佈景：

周圍是魁巍的松柏，雜以別種樹木；樹葉之繁盛，遮住月光，劇臺上呈隱約朦朧之色。夜風吹來，有時可微聞遠處泉水之滴瀝。幕開時，丹萊著蜜色反領西裝，頭髮蓬鬆懷抱 FIONA，神態瀟灑，站於密林之中，斜倚於古柏之幹上，望着徐步前來之梨娜。

丹萊

（微笑，）你真像一個天使。

梨娜 我從此不願聽你這類的話。（坐於丹萊身旁之一塊枯乾的樹根上。）

丹萊 （神態自然，）不願聽當然隨你……但是我却要繼續地這樣說。

梨娜 那是對於我一點也不生功效的。

丹萊 這有什麼法子呢？你居然能夠欺騙你自己！

梨娜 你不要瞎說！我沒有欺騙過別人，更沒有欺騙過自己？

丹萊 你真是善忘！你連昨天做的事都忘記了！並且是何等重大……

梨娜 不要說吧，我已經知道了。

丹萊 那麼，你是不是欺騙你自己？

梨娜 （無語。）

丹萊 你居然寫出那樣的信，拒絕我，還說你要離開這個地方……

梨娜 不要說吧，我沒有欺騙我自己。

丹萊 你真的不愛我麼？

梨娜 （又無語。）

丹萊 你爲什麼寫那樣的信給我呢？

梨娜 你不應該對曼麗那樣的冷酷。

丹萊 這有什麼法子呢？我不愛她。

梨娜 爲了我，你應當對她溫和些。

丹萊 我的天！她要的是愛，這能夠勉強麼？

梨娜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丹萊 她不要友誼，我有什麼法子對她溫和？

梨娜
(無語。)

丹萊
我知道，你是因為她才寫信拒絕我，似乎為她懲罰我，使我難堪……

但是你想錯了，你這樣祇是騙到你自己，不能騙到我！

梨娜
她整天整夜的發狂！她已有了很深的病！

丹萊
我知道。

梨娜
她真是太痛苦了……這都是我害她！

丹萊
什麼？你害她？

梨娜
對了。沒有我，她或者不至於這樣。

丹萊
你以為我愛你，才不愛她麼？

梨娜
我不是這樣說。

丹萊 那末，爲什麼呢？

梨娜 我說不出什麼理由，但是我總覺得都是我害她。

丹萊 （忽然笑起來。）你真像一個小孩子。

梨娜 不要這樣說！你應該答應我的話！

丹萊 來要我做什麼呢？

梨娜 我的姊姊真是太痛苦了！

丹萊 你要我怎樣？

梨娜 你應當想法援救她！她現在已病得很深了。

丹萊 我的天！除了愛她，我還有別的法子麼？

梨娜 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丹萊
（默。）

梨娜
所以，我寫那封信給你，因為她也是因為我自己。

丹萊
（沈默。）

梨娜
假使她不幸地死了，我也沒有硬的心活在這世界……

丹萊
你為什麼不替我想一想？

梨娜
因為你並不痛苦。

丹萊
可是你現在給我痛苦了，給我痛苦了！（淒默。）

梨娜
什麼？你相信我吧，我沒有給你痛苦的意思。

（丹萊和梨娜俱默。）

（夜風突來，飄過空間，吹動繁密之樹葉，發出蕭蕭瑟瑟，同時送來一

種低弱的悲切之歌聲，聲爲『讓苦酒醉死我心靈，免掉這悲哀之記憶。』劇臺上呈寂寥淒涼之狀。

梨娜

（仰起頭，作傾聽狀。）

丹萊

（也仰起頭，望梨娜。）

梨娜

（詫異，）怎麼？好像是我姊姊的歌聲？

丹萊

（亦作傾聽狀。）

（歌聲漸近，且詞句明晰：縱是青光明媚，吾心亦永如敗葉之深葬污淵！）

梨娜

（驚訝，）哎呀！我的天！她又跑到這地方來，又拚命的糟蹋她自己了！

（黯然。）

丹萊
（無語。）

梨娜
（向丹萊，慌忙狀。）我找她去，我找她！
（向左邊奔去。）

丹萊
（抱着 *Viola*，憂愁的尋思，低着頭，緩步的來回地走。）我有什麼法子……（自語。）我不能……道德沒有力量……

（曼麗從臺邊上。）

曼麗
（歌唱，……向何處尋覓薔薇，裝飾我頹敗之心！
（忽見到丹萊，狂喜的奔躍而前。）啊啊，你，你，我的丹萊！

丹萊
（轉過身，仰起頭，眼光驚異的望她。）

曼麗
你爲什麼不說話？

丹萊
（退坐於樹根上。）我不知道你來到。

曼麗 你現在可以說。

丹萊 你要我說什麼？我的話，我不是已和你說過麼？（鎮靜。）

曼麗 我不願聽你那樣的話！

丹萊 那麼我祝你晚安，祝你康健！

曼麗 （冷笑）假使我會康健，那麼骷髏也會跳舞了！

丹萊 （默。）

曼麗 怎麼，你又緘默了？你何以總是對我這樣的緘默呢？

丹萊 我不知道應該向你說什麼話。

曼麗 我要你說的話，你都知道！（冷望他。）

丹萊 （愁眉，默。）

曼麗 你的緘默比殘月還可怕，比崖石還堅硬……

丹萊 我真沒有法子。（低下頭。）

曼麗 （嚴厲的望他。）你受了壓迫麼？我壓迫了你麼？我沒有這種力量！沒有這種力量！（憤慨。）我的一切都給人家毀滅了！（悲憤。）哼！宇宙間還有比我更懦弱的人麼？沒有！永遠的沒有！（憤恨。）毀滅我一切的就是你……

丹萊 （仰起頭。）我沒有這種權力，並且我不敢，也不能！

曼麗 那末，我的眼淚流盡了，心血用枯了，靈魂崩敗了，這是爲誰呢？（憤恨的望他。）

丹萊 那也許是爲我——然而我不能負這種責任！（依樣鎮靜。）

曼麗 對了（冷笑。）

丹萊 （低下頭，聲音誠懇。）我願你忘記這些……

曼麗 （用力的冷笑。）對了！對了！

丹萊 無論你怎樣的憤恨我，我都願你忘記這些！

曼麗 （聲音突兀。）你爲什麼要我死！

丹萊 （仰起頭，驚訝。）我並沒有——

曼麗 除了死，我不能忘記你！那末，你要我忘記，你不是要我死，是什麼？

丹萊 相信我吧，我不是這個意思。

曼麗 （冷笑。）你以爲我不知道麼？我活着，我不免使你覺得麻煩，覺得討厭；所以，爲了你的自私，你就要我忘記，要我死，對不對？（用力的冷笑，

笑聲堅決而沈痛。）

丹萊 我更沒有這個意思。我祇是爲你的安全——

曼麗 我的一切都給你毀滅了，我還能夠安全麼？

丹萊 （低下頭，默。）

曼麗 喂！不要這樣緘默，好麼？

丹萊 我想不出話來對你說。

曼麗 我真恨你……

丹萊 你恨我好了。

曼麗 但是，這個恨就是我反面的愛！

丹萊 （默。）

曼麗 (眼光冷銳的望, 胸部震動, 忽狂奔而前, 抱丹萊之頭, 欲吻。)

丹萊 (躲避, 拒絕, 以手推開她。)

曼麗 (聲音悲切而沈痛。) 我……我爲什麼不能吻你? 我要……

丹萊 (鎮靜。) 放尊重些, 不能這樣無禮! (放下手理髮。)

曼麗 (胸部愈震動, 全身略抖, 聲音欲裂。) 我愛你, 我爲什麼不可以吻你?

丹萊 我不愛你, 我不能讓你吻!

曼麗 我硬要——

丹萊 那末, 這是一種侮辱!

曼麗 我不管—— (又欲往吻。)

丹萊 (拒絕。) 安靜一點吧!

曼麗 (抖索。)我已經發瘋了，我要這樣狂放！(冷望他，眼睛漾上淚水。)

丹萊 你要也不行，你不能隨便侮辱人？

曼麗 爲什麼？我愛你，我吻你，這是絕對的事！

丹萊 我不愛你，我不能讓你吻，你也應當認爲是絕對的事！

曼麗 (恨極，咬住牙齒，眼睛充滿淚光，忽捷足而前，拿起Violin，抱入懷裏，狂吻。)

丹萊 (站起，往奪曼麗懷抱之Violin。)不能這樣侮辱我！

曼麗 (吻Violin，眼淚顆顆地滴其上，臉浮苦痛之笑。)

丹萊 你沒有權力侮辱我！(奪回Violin，坐原處。)

曼麗 (擦去眼淚，望丹萊冷笑。)

丹萊 假使你要尊重你自己，你不應當侮辱人。

曼麗 (狂笑。)

丹萊 你應當尊重……

曼麗 (冷望他。)我的一切都給你毀滅了，我還能尊重麼？

丹萊 至少，你不應當侮辱人！

曼麗 我侮辱你了麼？我吻你！

丹萊 你吻我就是侮辱我？

曼麗 爲什麼？

丹萊 你知道。

曼麗 爲什麼你不愛我？

丹萊 沒有理由！

曼麗 爲什麼你愛梨娜？

丹萊 沒有理由！

曼麗 (慘然，默。)

丹萊 其實，你的思想比她高超，你的人格比她偉大，你的愛比她狂熱，你比她聰明，你很有彫刻和歌舞的天才，你也許比她還美……

曼麗 (憤激，)因爲這樣，你就不愛我了，是不是？(冷笑。)

丹萊 我不知道。

曼麗 那麼，我愛你，你應當讓我吻——

丹萊 那不能。

曼麗 你何妨讓我吻？（冷望他。）

丹萊 那不能。

曼麗 這一點你都不能犧牲麼？

丹萊 我爲什麼要犧牲？我不愛你！

曼麗 （恨極。）我真想知道你的心，究竟是怎樣的冷怎樣的硬！

丹萊 你想是怎樣冷，就怎樣冷；你想是怎樣硬，就怎樣硬。

曼麗 （憤恨。）我要知道——

丹萊 那也隨你。

曼麗 （冷笑。）隨我好好！（眼淚落下，胸部異樣震動，眉頭深鎖，放右手在腰間衣裏，慢步走到丹萊面前，突拔出雪白利刃，拚命的用力刺入！

萊之胸，丹萊慘叫一聲，倒於地上。曼麗亦隨着倒下。

（稍微啞場）

曼麗

（無力地站起，手上和胸間濺滿血點，眼淚悄悄地流着，似癡似醉的望着倒在地上的丹萊。發怔少頃，忽興奮起來，俯身去，拔出深刺在丹萊胸上之利刃，臉上突現悲慘的勝利之微笑。）啊啊啊！（聲音欲絕）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遂將這利刃用力刺入自己之胸部，無聲的痛倒。）

梨娜

（在曼麗將倒時，從右邊上，作尋覓狀；忽見這慘景，驚慌失措的狂奔而前，失聲大叫。）哎呵！我的天！我的上帝……

（幕急下，全劇完。）

也頻所作的書：

- 聖徒（小說集）……………新月書店出版
- 牧場上（小說集）……………古城書社出版
- 活珠子（小說集）……………光華書局出版
- 詩稿（小說集）……………現代書局出版
- 往何處去（小說集）……………待 印
- 磨煉（詩集）……………光華書局出版
- 願望（詩集）……………待 印
- 鬼與人心（戲劇集）……………開明書店出版
- 捉狹鬼（戲劇集）……………待 印

本館接得此表隨時有新出版消息報
告如閱過本店書目請在欄內填注書
日期數以免報告重複或脫漏之弊
開明書店讀者調查表

| 此填曾 表過否 | 書本店 目 | | 曾 閱 過 否 | 狀 况 | 購 得 店 名 | 是 否 通 郵 | 永 久 住 址 | 現 在 住 址 | 字 別 | 名 性 |
|------------|----------|--------|------------------|--------|------------------|------------------|------------------|------------------|--------|--------|
| | 小 冊 | 單 張 | | | | | | | 實 價 | 別 性 |
| | | | | | | | | | | |

| 訂 裝 | 面 封 | 刷 印 | 張 紙 | 容 內 |
|--------|--------|--------|--------|--------|
| | | | | |

對於

之批評

批評者
年
月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版

鬼與人

著者

胡也頻

發行

開明書店

(上海望平街中)

改正實價大洋五角

(實價不折扣外埠酌加寄費)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